

丹·布朗 失落的 符號

時報出版

DAN BROWN
The Lost
Symbol

李建興一譯



丹·布朗的 失落的 符号

David Brown
著



藍小說 126

失落的符號

作者——丹·布朗
譯者——李建興
副總編輯——葉美瑤
主編——丘光
編輯——黃熾羽
美術設計——聶永真
企劃——黃千芳
校對——陳錦生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林馨琴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一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
初版二刷——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
定價——新台幣三九九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失落的符號 / 丹·布朗 (Dan Brown) 著；李建興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0.01
面：公分。-- (藍小說；126)
譯自：The lost symbol
ISBN 978-957-13-5148-3 (平裝)

874.57

98024775

Copyright © 2009 by DAN BROW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n Brown c/o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148-3
Printed in Taiwan

丹·布朗
失落的
符號

DAN BROWN
The Lost
Symbol

李建興一譯

獻給
布萊絲

致謝

深深感謝我有幸與之共事的三位親密夥伴：我的編輯傑森·考夫曼，我的經紀人海蒂·蘭，還有我的律師麥可·魯戴爾。此外，我要向雙日出版公司、全世界各版本的出版商、當然還有我的讀者們表示莫大的感激。

沒有這麼多貢獻知識與專長的人士慷慨協助，這本小說不可能完成。我向你們所有人表示最深的謝意。

活在這個世上卻不明瞭世界的意義，就像在大圖書館裡遊蕩卻不碰書。

——
古諺

事實

一九九一年，有份檔案被鎖進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保險箱，至今還躺在該處。裡面神秘難解的文字提到了一個古代入口與地下的未知處。檔案裡面還提到這幾個字「就埋在外頭某處」。

本書中的所有組織皆實際存在，包括共濟會、無形學院、中情局保安處、史密森博物館後援中心（SMSC）與知性科學研究院。

書中所有儀式、科學、藝術作品與紀念建築也是真的。

序幕

聖殿大樓

晚間八點卅三分

怎麼死是祕密。

自古以來，怎麼死就是個謎。

三十四歲の入會者低頭凝視捧在手掌中的骷髏頭。骷髏是空心的，像個碗，注滿血紅色的酒。喝下去，他告訴自己。沒什麼好怕的。

依照傳統，他穿著中世紀異端被送上絞刑台用的儀式長袍展開這段旅程，寬鬆的襯衫敞開，露出蒼白的胸膛，左褲腳捲到膝蓋，右手袖子捲到手肘。脖子上掛著一副沉重的套索——同志們稱作「拖繩索」。但是今晚，他像在場見證的同志一樣，打扮得像個幹部。

環繞他身邊的弟兄們都穿戴著全套的羊皮圍裙、飾帶與白手套。他們頸上掛著的儀式用珠寶在昏暗中如同鬼眼般閃閃發亮。這些人在現實生活中多半位居要職，但是入會者知道他們的世俗地位在這裡毫無意義。這裡人人平等，宣誓的弟兄們共享神祕的聯繫關係。

環顧這些嚇人的傢伙，入會者猜想著外頭誰會相信這些人竟然齊聚一堂……更別說在這個地方了。這個房間宛如古代的聖殿……

然而，事實更加詭異。

我距離白宮只有幾條街。

這座巨大建築位於華盛頓西北區第十六街1733號，是前基督教時代的聖殿——波斯帝國總督莫索洛斯王的聖殿，史上最早的陵墓……人死後才會來的地方——的複製品。銅製大門外，有兩座十七噸重的獅身人面像拱護著。內部是由儀式室、大廳、密封地窖、圖書館，及一道藏有兩具屍骸的空心牆壁所構成的華麗迷宮。入會者聽說過這棟建築裡每個房間都有祕密，但他知道沒有比他現在跪著捧骷髏的這個巨大房間更難解的祕密了。

這裡是聖殿室。

這個房間是正方形，像個山洞。挑高達驚人的一百呎，由綠色花崗岩的獨立石柱支撐。周圍環繞著階梯式排列、覆蓋手工製豬皮的暗色俄羅斯胡桃木座椅。西側牆上只有一個三十三呎高的寶座，正對面隱藏著一架管風琴。牆上刻滿了各種古代符號……埃及的、希伯來的、天文學的、煉金術的，還有些無法辨識。

今晚，一連串精準排列的蠟燭照亮了聖殿室。除了微弱燭光，只有一道蒼白月光從天花板上巨大的眼狀孔投射下來，照亮了室內最驚人的特徵——用整塊比利時黑色大理石雕刻磨光的大型祭壇，放在方型房間的正中央。

怎麼死是祕密，入會者提醒自己。

「時候到了，」有人低聲說。

入會者抬眼看著站在他面前的醒目白袍人。主祭師。此人年近六十，是位備受愛戴的美國名人，健壯且富可敵國。他頭髮已經灰白，出名的容貌反映出權力與才智過人的生涯。

「宣誓吧，」主祭師說，聲音像飄雪一樣輕柔。「完成你的旅程。」

入會者的旅程，像所有同志一樣，從第一級開始。那一晚，在類似的儀式中，主祭師用絲絨眼罩蒙住

他，拿儀式用的匕首頂住他胸口，問道：「你是否願以你的名譽鄭重宣示，不受利益或任何其他卑劣動機影響，自主且自願獻身捍衛這個組織的祕密與權益？」

「我願意，」入會者說謊。

「願你的良心永遠銘記此事，」大師警告他，「如果你洩漏你獲知的祕密，下場只有猝死。」當時，入會者不覺得恐懼。他們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真正目的。

但是今晚，他在聖殿室感到一股不祥的莊嚴肅穆，心中開始回想在過程中聽到的所有嚴厲警告，威脅他如果洩漏即將獲知的古老祕密的可怕後果——從左耳到右耳的割喉刑……連根拔掉舌頭……剝出內臟燒掉……碎屍萬段拋棄到四面八方……挖出心臟餵野獸——

「弟兄，」灰眼主祭師把左手放在入會者的肩上說，「念最後的誓詞。」

入會者打起精神迎接旅程的最後一步，調整身體姿勢，注意力轉回手中的骷髏。深紅的酒液在昏暗燭光下看來近似漆黑。室內陷入一片死寂，他感覺到所有見證人都在看他，等他念出最後誓詞加入他們的菁英階級。

他想，今晚這裡發生了這個組織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某種事情。幾世紀以來絕對沒有。

他知道這就是契機……會帶給他深不可測的力量。他精力充沛，吸口氣大聲說出幾世紀以來全世界無數前輩說過的同一段話。

「若我蓄意或自願違背我的誓言……願我現在喝下的酒化為致命毒藥。」

他的話迴盪在虛無的空中。

一陣死寂。

入會者穩住雙手，舉起骷髏到嘴邊，嘴唇接觸乾澀的頭骨。他閉上眼睛往嘴巴傾斜骷髏，大口緩慢地喝下酒。直到一滴不剩，他放下骷髏。

有一瞬間，他似乎感到胸口鬱悶，心臟開始狂跳。天啊，他們發現了！然後同樣不知不覺間，感覺又消失了。

愉悅的暖意開始流遍他全身。入會者呼一口氣，內心竊笑著抬頭看看毫不起疑、愚昧地讓他進入組織中最機密階級的灰眼男子。

很快你就會失去你最珍惜的一切。

1

艾菲爾鐵塔南塔柱爬升中的電梯裡擠滿了觀光客。擁擠的空間內，一名身穿筆挺西裝的嚴肅商人低頭看看身邊的小男孩。「兒子，你臉色好蒼白。你該留在地面的。」

「我沒事……」小男孩回答，極力壓抑自己的焦慮。「我下一層就出去了。」我喘不過氣來。男士湊近。「我以為你早就克服這個問題了。」他慈愛地摸摸小孩的臉頰。

小男孩很慚愧讓父親失望，但是耳鳴讓他幾乎聽不見聲音。我喘不過氣。我得馬上離開這個籠子！電梯操作員說了些關於電梯接合活塞跟熟鐵結構的安慰之詞。遙遠的下方，巴黎的街道向四面八方延伸。快到了，小男孩告訴自己，引頸仰望卸客平台。再撐一下。

電梯以陡峭角度爬向上層觀景台，電梯井變窄，巨大的支柱收縮變成緊密垂直的隧道。

「爸，我好像——」

頭上突然傳來斷斷續續的撞擊回音。電梯晃動，突兀地擺向一側。磨損的鋼纜開始撞擊電梯車廂，像蛇一樣扭動。小男孩伸手想找父親。

「爸！」

兩人驚恐地互看一眼。

電梯地板陡然崩落。

羅柏·蘭登在軟皮座椅上驚跳起來，被這個無意識的白日夢嚇了一跳。他單獨坐在一架Falcon 2000EX型商務專機的寬敞客艙內，此刻正因為亂流有點顛簸。寂靜中，一組P&W引擎正發出沉穩的低

鳴。

「蘭登先生？」頭上的對講機有點雜音，「我們快降落了。」

蘭登坐直身子，把演講筆記塞回他的皮背包裡。他本來正在複習共濟會的符號學。蘭登懷疑，關於亡父的白日夢，跟今天早上接到他的長期導師彼得·所羅門的突然邀請有關。

另一個我絕對不能愧對的人。

這位五十八歲的慈善家、歷史家兼科學家大約從三十年前開始照顧蘭登，在許多方面彌補了蘭登喪父的缺憾。雖然此人出身世家並且富裕，蘭登在所羅門溫和的灰眼中找到了謙抑與溫暖。

窗外的太陽已經隱沒，但蘭登看得見世界最大方尖碑的修長輪廓，像古代日晷的指針高聳在地平線上。這座五百五十五呎高、大理石包覆的方尖碑標示出這個國家的核心。碑的周圍，精緻幾何形狀的街道與紀念建築物向外輻射分布。

即使從空中俯看，華盛頓特區仍散發出幾近神祕的力量。

蘭登深愛這個城市，飛機落地時，他感到更加興奮與期待。飛機滑行到廣大的杜勒斯國際機場內某處私人航站，停了下來。

蘭登收拾東西，向飛行員道謝，從豪華的機艙走下折疊梯。一月的冷空氣讓人精神一振。

吸氣，羅柏，他心想，享受著寬廣的空間。

跑道上瀰漫著一層白霧，蘭登踏上潮溼柏油路的感覺好像踩到了沼澤。

「哈囉！哈囉！」道路對面傳來平板的英國口音，「蘭登教授？」

蘭登抬頭看見一位帶著識別證與資料夾的中年女子快步走來，愉快地向他揮手。女子時髦的羊毛帽底下露出金色鬚髮。「先生，歡迎光臨華盛頓！」

蘭登微笑。「謝謝。」

「我是客服處的潘，」女子熱情洋溢的口氣讓人有點不安，「請跟我來，先生，車子在等您。」

蘭登跟著她跨越跑道，走向被閃耀發亮的私人飛機圍繞的報到航站。這是有錢名流的計程車招呼站。

「冒昧請教，教授，」女子靦腆地說，「您是寫過符號與宗教書籍的那個羅柏·蘭登，是吧？」

蘭登遲疑一下然後點頭。

「我就知道！」她眉開眼笑地說，「我們讀書會讀過你關於神聖女性與教會的書！真是引起不少流言蜚語！你真喜歡惹麻煩！」

蘭登微笑道，「其實我無意引發流言。」

女子似乎察覺蘭登沒心情討論著作。「抱歉，我太多嘴了。或許您已經很厭煩被認出來……不過要怪您自己。」她戲謔地指指他的衣服，「您的制服洩漏了身分。」

我的制服？蘭登低頭看自己的服裝。他穿著慣例的炭黑色高領毛衣、蘇格蘭絨外套、卡其褲、大學生的懶人皮鞋……平時上課、巡迴演講、拍作者宣傳照與社交活動的標準造型。

女子大笑。「你穿的高領毛衣真老氣。打領帶看起來會帥一點！」

不可能，蘭登想。像絞索似的。

蘭登讀私立貴族高中的時候，規定每週六天要打領帶，雖然校長浪漫地宣稱領帶的由來是古羅馬演說家用來保暖聲帶的絲織領巾，蘭登知道從語源學來看，領帶其實源自一群殘暴的「克羅埃西亞鬼子」傭兵上陣廝殺時戴的打結圍巾。直到今日，現代辦公室戰士仍然戴著這種古老戰服，想要在日常業務會議上恫嚇他們的對手。

「多謝建議，」蘭登乾笑一聲說，「以後我會考慮。」

謝天謝地，有個看起來很專業的黑西裝男子走出停在航站附近的流線型林肯轎車，豎起一根手指。

「蘭登先生？我是租車公司的查爾斯。」他打開乘客車門，「晚安，先生。歡迎光臨華盛頓。」

蘭登給潘小費感謝她的熱誠，爬進裝潢豪華的車內。司機說明了空調系統、瓶裝水與一籃熱鬆餅的位置。幾秒鐘後，蘭登已經在私人連絡道上疾馳。原來有錢人是這麼過日子的。

司機迅速駛上快速道路，查看乘客名單之後打了個簡短電話。「這裡是外環道租車公司，」司機用專業語氣說，「我奉命在乘客落地之後回報。」他暫停一下。「對，先生。您的客人蘭登先生已經到了，我會在晚上七點之前送他到國會大廈。不客氣，先生。」他掛斷。

蘭登不禁微笑。真是鉅細靡遺。彼得·所羅門對細節的重視是他的重大優點之一，讓他可以駕輕就熟管理自己的龐大權力。當然，銀行裡的幾十億存款也不無小補。

蘭登躺進皮椅閉上眼睛，機場的噪音在背後消失。美國首都就在半小時車程外，他慶幸有獨處時間整理自己的思緒。今天的一切發生得太快，蘭登現在才開始認真猜想今晚不知會有什麼奇遇。

真是神祕兮兮的抵達，蘭登想，期待著答案揭曉。

國會大廈十哩外，一個孤獨的身影正急忙準備著迎接羅柏·蘭登到來。